

三怡堂叢書

紫山大全集

五五

三才圖會

卷之四

五

紫山大全集卷十三

三怡堂叢書

元 胡祇遵 撰

論

君臣論

聖王之疆理天下大則建邦設都小則封一城食一邑規模布置增損多寡各不同皆有良法美意未有泛與漫應輕以假人者也三代之州牧伯侯漢之大啟九州犬牙相制一郡一縣星分碁布唐之分天下爲十道孰得孰失概可見矣聖王在上措民於無訟措天下於無事萬類熙熙各得其所大君大臣以及下官小吏皆優游於其職無煩

刑無苛法無冗文後世反是何以言之井田限田既定世
守先疇之畝畝而無田訟居官者長子孫內則三公九卿
外則郡縣而無後世循資遷轉二三年以轉官之繁冗百
畝之田徹一爲稅而無推排物力之煩碎山澤無禁而無
苛法虐刑道路男女有別而無姦淫婚姻以禮以時而無
淫奔犯非之罪強幹弱枝以重馭輕兵農有法而無背逆
誅討之役爲民者四而無無恒產無恒心放僻邪侈之過
賢不肖明白分定而無僥倖覬覦犯分越禮之愆人君宗
廟宮室官制一定而無妄興之士工國家經費一定而無
濫徵橫科之費官制一定而無十羊九牧之濫爲人擇官

苟多欲則事繁事繁則吏冗吏冗則官冗官冗則議論紛紜政日紊亂政日紊亂則物物被擾物物被擾則禍不可逃矣一人寡欲萬方蒙恩國以永寧自古小人得君無他才術逢其欲而已禍亂之作固出於君昏亂淫虐於上而羣小在位綱紀壞而人心失然亦有不至此極而亂者公私空竭而饑寒切身水旱爲災是也天地之道循環往返治極則亂太極則否不能無也以耳目所覩聞三十年無饑饉流殍一旦有之則其禍不細務農蓄積豈細事哉君臣之情不親愛如父子不相信如符契不相得如魚水而冀庶績之咸熙尙且以尙父自負謂之盲瞶可也若以堯

舜禹湯文武周孔治天下之法言之則非聖人未易能也
視後世治天下之法言之雖腐儒俗吏赤子健兒皆能之
况良士乎况俊傑乎患用與不用耳以言號令治天下已
爲循末言之不踐事何以責成言不順則事不成聖人豈
欺我哉陸贄亦曰動人以言所感已淺言又不切人誰肯
懷傳曰不誠無物至哉言乎人主之心不可不誠至如爲
善推原本情爲已歟爲天下歟爲名歟爲實歟矯飾歟誠
圖一時歟爲子孫後世歟是道也正人端士愛重惟恐其
失反不致察女子小人一於逢迎不顯其敗反能識之見
微知著惟漢二疏後世忠貞如陸贄而竟死於貶豈不知

德宗性情猜疑嗜利與小人合也哉人君之於臣敬之至信之篤愛之深聽之允行之果庶幾志得道行保有令終五者或無一焉則不得全其道矣故曰聖聖千載一合以唐虞三代言之誠哉是言也以秦漢以下觀之至於今無一人焉士之讀書非徒博聞強識已也觀古人之出處應事接物自始至終得失是非吉凶成敗因以爲鑑一世之內先觀人主之性情作爲何如次則大臣次則卿大夫羣臣不惟見一人之優劣成敗亦足以逆知一國之成敗人之作室審曲面勢有法柱礎壯實梁棟材大一椽一桷修直堅密加以堊甃周綴垣墉堅厚住室者日與守護防風

兩雀鼠而預爲之備少有疎漏隨補隨葺祖傳之於父父傳之於子子傳之於孫孫傳之於奕禩而可以無壞天下社稷猶一室也聖臣都兪吁咈消患於未形揖讓詠歌論道於微妙推理性之士直以治天下此聖臣也皋夔稷契伊傅周召是也賢臣雍容和緩格君之非不動聲響務引其君以當道措天下於泰山之安此賢臣也管仲晏子蕭曹丙吉魏徵姚宋是也李泌陸贄之徒能匡救一時之弊緩水火之急雖不能止君之惡而濟之一術危而持之顛而扶之苟延數世之歷數此能臣也王猛劉穆之具臣畏首畏尾旣不能直諫以止君之惡又不肯退位而貪祿固

位者此庸臣也亂臣長君之惡逢君之過以私害公議沮忠臣歛怨積禍速亡卽危此亂臣也

禮樂論

聖人教人溫文雍容使人優游自曉見學者務外而不求諸內不知禮樂之固有認玉帛鐘鼓以爲禮樂故云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鐘鼓云乎哉才有此性便有禮樂便具於中禮樂者中和而已中則有倫有序有序則不乖戾不乖戾則中和存養乎內又假外物玉帛鐘鼓存養乎外此聖人制禮作樂之情也僕自入仕臨民傷禮樂之消亡哀民心之乖戾爲政者直以刑罰使民畏威而

不犯力務改過於箠楚之下杖痛未止惡念復起條法責吏曰詞訟簡盜賊息何不思之甚也禮樂教化旣已消亡休養生息安寧富庶學校訓誨又不知務民生日用之間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愁苦悲怨逃亡貧困凍餓勞役居官府者晏然自得而以爲治民撫字之功可哀也哉

禮樂刑政論

聖人代天理物身之以道德下觀而化無爲而治尙恐身教之而不能齊一禮樂刑政由是而舉焉自人之始生至於終身匹夫之賤天子之貴一動一靜莫不有禮道之爲冠婚喪祭貴之爲朝覲會同生長見聞習熟於禮隆禮由

禮則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則謂之無方之民威儀進退升降揖讓周旋折旋之際可以見一國之盛衰一身之死生禍福禮立矣而和之以樂使知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一出於自然不爲嚴敬所苦粲然有文以相接歡然有恩以相愛此樂之所以作也觀帝命夔之教胄子以至簫韶九成鳳凰來儀聖人豈欺我哉故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子路之鼓瑟子路之行行知其不得其死子擊磬於衛荷簣者聞之曰有心哉擊磬乎喜怒哀樂之發於心形見於金石絲竹之不掩樂之成德也豈虛語哉樂之於人也豈虛器哉豈直悅耳娛心以助淫荒而已

耶故曰審樂以知政因以知國祚之興亡今之老師宿儒
禮學樂學絕口不談併以所假之器畧不考較一聽於賤
工俗子是將古人之節文末節復不能舉明而併絕之也
天秩天和與夫治政之美惡感於人心而發於聲音見於
儀則未嘗斯須之間斷有學有道者自能知之得失興衰
畧不相貸然而使古人治身爲政事神動天之要典掃蕩
而無餘人無貴賤乖戾不和哀哉道德禮樂旣廢所謂區
區之刑政亦從而廢爲善者未必賞爲惡者未必刑勞絲
沸羹臯鳳亂鳴賢不肖混淆而莫之能辨朝不信道工不
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洪範八政無一政之舉彛倫之

教無一典之明風淫俗靡上下相侵陵親戚相攻訐廉恥
去身貪冒傾奪狗彘豺虎之不若幸而國力强盛年穀豐
登爲亂爲惡者未敢舉發昧者因以爲無事天災流行聖
賢所不能免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防患於未然
豈可忽諸禮樂固非庸儒之所能復亦非近世之所聽信
曰刑曰政亦無定法使善人瘖瘂凶人日熾暴官汚吏頑
弟逆子戾妻僭妾强奴悍婢市井無賴日增月盛曷以爲
治

興亡論

三代迄于五季其興也祖考之聖明文武之謀臣策士熊

虎將帥之心同協力其亡也先自承宗廟守大器者庸暗
懦弱荒淫無度溺近姦邪故女子蠱惑於牀第宦官陷諛
於朝廷聚斂興事之小人投隙而入逢迎諛媚成惡斂怨
蠹政失衆以至於喪亡或以女色或以宦官或以權臣或
以外戚或以藩鎮或以子孫封國強大或以孤立幹弱枝
強不出於是數者爲人君者當著歷代興亡於屏幃大字
真書以爲鑑戒兢兢業業不蹈覆轍以持盈守成爲可懼
日日省察然後歷數之永不永人無愧焉歸之於天數可
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祖宗穆德子孫雖不肖
天下感戴思慕遺澤遺恩不忍擠排而遽絕尙冀其率德

改行必若桀紂然後見棄於天見絕於人夏殷是也至於
周祚綿延八百年猶以爲共主浸微浸滅西漢爲王莽竊
篡已二十十年民心思漢光武一舉中興莽賊身裂陵夷至
於靈獻以曹操之雄尙不敢正據大位非不敢也亦有所
自歎而不忍也尙恐天下之不與也先主以孤身狼狽孔
明奮起田畝力能興復漢室還於舊都然則高帝之去秦
苛法文景之慈愛養民豈不明效大驗歟唐則不然乘以
弑君弑父之賊殘虐不道之甚太宗奄寧神器濟世安民
功固不小然武勇殺伐有餘而雍容招懷不足方之於漢
似有可議以至手足相誅夷骨肉相殘滅二百九十年間

內難外艱竟見廢於羣賊吁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
贍也然而報怨之心曷嘗少忘於心哉一旦力衰則共起
而斃之矣觀往古嬴秦是也故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又
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故曰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又
曰好戰則亡

進言論

良醫之視疾曰不治則十年後病二十年後死後果如其
言若是則可謂神醫矣其言又有徵矣然而得疾者莫之
信莫之從何也豈甘心于死歟曰非也斷死于二十年之
後其日月則運其爲害則不切其疾則未有所痛苦故聽

者以爲迂濶而莫之信遂至於死不治良臣之憂國也亦然越爲吳所破句踐以一旅之衆竄伏于會稽枕戈嘗胆舉吳國之人不以爲憂而子胥憂之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夫差怒而沈之江子胥死如其言而吳亡以余觀之子胥明於憂國而不明于保身越與吳爲世讐未嘗一日少屈于吳一旦宗廟丘墟社稷平蕩地土人民兵甲皆爲吳有句踐肉袒請死夫差視以爲不足致怒而舍之方且驕固自得以一旅敗亡殘滅之卒其奈我何子胥乃以二十年之遠禍諫之宜其以爲迂濶不祥之言也諫而不入又不能去宜其死也正猶人之